

范文同訪泰後的泰越關係展望

羅石圃

與印支三邦毗連的泰國，當金邊、西貢、永珍相繼變色後，一般都認為它將是下一張倒下的骨牌，曾幾何時，越共總理范文同居然主動訪泰，且其所作的承諾，亦當能符合泰方要求，惟河內能否予以履行？及其籠絡泰國的企圖何在？這都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問題。

一 泰國與越共敵對立場的來由

一九五四年七月廿一日，日內瓦越南停火協定簽字，將越南一分爲二，使越共在河內建立了赤色政權，除控制北緯十七度以北的越南疆土而外，在南越亦留有大批滲透人員，且由它一體分肢的寮共，亦經協定明文規定，以桑怒、豐沙里兩省爲其窠巢，兩營棉共武裝雖沒有在協定中得到法律地位，但已由越共將他們全部撤至北越，以便俟機捲土重來，此種情勢的發展，可說是胡志明所策定的印支赤色聯邦計劃的初步實現，從此河內可在共產國際的支援下，使南越和寮、棉都淪于其所掀起的赤浪紅流之中，甚至東南亞其他國家亦在所難免。

同年九月，美國和英、法、澳、紐、巴基斯坦及菲、泰等八國代表集會于馬尼拉，締結了「東南亞集體防衛公約」，其內容爲以經技援助此一區域的締約國家，俾由繁榮而達成安定和平，使國內共黨無從襲脅；並以軍援裝備訓練各國部隊，使防衛力量增強，以便清剿共黨叛亂，至于應付外來的公然侵略，除公約已訂定各締約國互相出兵支援的程序而外，依據杜勒斯向參院外委會的證詞透露：美國將以其龐大的海空軍機動力量，打擊「侵略來源」。^①

印支自由三邦，雖然限于日內瓦協定的束縛，不能參加軍事同盟，但在「東約」議定書上，載明了同意法國的提議，將南越、寮國、高棉納入該約的協防範圍，享有與締約國同等的受援權利，可見「東約」的締結，正是針對越南停火協定的缺陷而來，而北越又是防衛的首要目標，參加締約的東南亞國家雖有菲、泰兩國，但由于菲律賓自獨立以來，其國防上都是倚賴美國駐軍，在當時菲共武裝叛亂已逼近京畿，其參加「東約」乃爲勢所必然，何況它與印支相隔遙遠，故河內對其加入「東約」的威脅並不感到嚴重。

註① 「東南亞公約的前途與美國的困擾」，本刊，八卷，八期，李其泰著。

至于與印支三邦近在咫尺的泰國，一旦成爲「東約」盟邦的協防基地，無論對南越、寮、棉的軍援補給，都可以朝發夕至，尤其在空運方面，比自北越啓程的運輸，更加迅速便利，所以河內視「東約」如芒刺在背，不斷施以惡毒攻擊，并且煽動寮人參加共黨，企圖推翻所謂曼谷「美國僕從集團」。其後泰國更進一步供給美軍基地，駐泰美軍人數增至三萬餘人，尤其轟炸胡志明小徑及海防河內威力最大的「B五二」機，都是以曼谷附近的烏達堡爲基地。但在越戰步步升高之際，泰共的叛亂顛覆，也在河內與北平合夥支援下迅速擴大升高。

二 河內對泰共的哺育支援

泰共武裝叛亂，開始于五十年代末期的東北地區，由于此區域與寮國壤地相接，以湄公河爲國界的一衣帶水，在旱季時既可徒步渡涉，而居住在泰國境的，又大都是寮裔泰人，與對岸的寮人，大都是兄弟甥舅之親，一向往來無禁，以致河內很容易經由其控制下的寮共，利用泰境寮人作爲泰共窠巢，甚至參加叛亂，再加上紅土高原的東北，土地貧瘠，終年少雨，爲全泰國最貧苦地區，其居民生活與一般寮人大有天壤之別，這是他們容易受到共黨煽動利誘的原因之一，何況再有當地北越難民的爲虎作倀。

泰國東北部的越南難民，乃五十年代初期「越盟」進行抗法戰爭時，爲逃避戰火，經由寮國而移入泰境的越人，其總人數計四萬有餘，經泰國政府指定在東北廊開、烏汶、色軍各府安置開墾，到越南停火，曼谷本擬將他們遣回，但爲河內所拒絕。惟這批難民，都一心嚮往河內，他們幾乎家家都懸掛胡志明的像，並經常捐款獻力，爲越共支援泰共叛亂顛覆效勞，所有來自北越的共諜，多半以難民村爲藏身之地，而泰共幹部調往河內及北平受訓，也是經由他們掩護渡河，因爲湄公河這一段水域的船戶，都是經由法國殖民政府從北越移調而來，當時祇是爲了在奔流急湍的湄公河上駕船溝通兩岸，無法就地取才，遂不得不從紅河船戶中徵調，以便楚材晉用，想不到他們的後代仍不忘祖國，都被越共掌握而運用自如。^②

由于泰國東北，有效忠于越共的越南難民四萬餘人，加之湄公河上的船戶，都因血濃于水而甘願爲其向泰國輸出戰爭效力，遂形成河內挾同寮共向此一地區的泰共支援補給，可以來往自如。據曼谷官方所得的資料，自一九六二年以來，每年都約有二百多名泰共幹部經寮入越，進入北越境內和平（Hoa Binh）的共黨政治軍事學校受訓，除成績優良的再送往中國大陸接受高級訓練而外，其餘都遣送回泰担任泰共指派的工作。一九六八年六月，一名北越投誠的上校向美國「亞洲協會」（The Asia Society）楊格（Kenneth Young）會長指出：他曾在該校訓練過泰國學生，^③其出入泰境，正是經由越南難民及船戶的掩護偷渡，由此更可證實

註② 「泰國邊境的越南僑民」、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七、二、五、卅一版、「法新社」特稿、丁濟譯。

註③ 「泰國在東南亞所扮演的角色」、美國「當代歷史」（Current History）月刊、楊格（Kenneth Young）著。

泰方資料的確鑿。

泰國政府對這批難民公然成爲河內支援泰共的橋樑，在無法遣送回國的情況下，曾經有過移出東北地區的計劃，對其中一部份資助共黨有據的人，且在泰南爲他們設立過「自新村」，以便分散管制，惟以泰共叛亂蔓延，使他們又得以就近勾結，所以祇好仍讓其在原地居留，不過在越戰升高初期，泰國的政略，是聯合自由盟邦，阻外敵于國境之外，對內則依據「東約」的防衛構想，接受美國大量軍經援助，俾由繁榮而達成安定和平，及加強防衛力量以清剿國內共黨武裝，所以對河內的叫囂威脅與經由難民所輸入的戰爭，亦無懼無畏。

三 對峙的策略與形勢

從六十年代起，泰國除讓「東約組織」設立于曼谷而外，他如接受美援興建北部戰略公路及擴建機場，俾供大型飛機的起落，顯然都是爲了便于美軍協防印支自由三邦，以阻止北越擴張爲目標。對河內的宣傳恐嚇，及加強支援泰共顛覆與叛亂戰爭，不僅不稍退縮，且進一步以國土供作美軍基地、在烏汶、烏隆、柯叻等地的美軍機場次第興建後，其可供「B五二」轟炸機起降的烏達堡海空基地，亦相繼啓用，使北越本土及其所有戰場，都在以泰國爲基地的美國空軍朝夕威脅之中，因此河內更加憎恨泰國反共政府，必欲支援泰共予以推翻而後快，此一時期，泰國東北及北部共黨叛亂與恐怖事件層出不窮，及北越特務公然武裝襲擊泰國美軍機場，都是河內向曼谷炫耀其報復的力量。

然而當時的泰國領袖，鑒于美國已有在印支擊敗河內擴張行動的決心，且因詹森政府曾向泰保證：一旦泰國遭到共黨外來的武裝攻擊，美國將履行「東約」義務，無須等待全體締約國的決定，立即出兵協防^④，所以對河內的抨擊及報復行動，不僅毫不動心，且進一步出兵越南參戰，及以志願軍援寮——其總兵力曾達卅五個營，對北越所採取的敵對立場，祇欠沒有正式宣戰而已。

當然，他農政府派兵入越援寮，乃具有多層目標，其參加美軍在越寮作戰的部隊，不僅藉此可以得到美軍的新式裝備訓練，及吸取與共軍作戰的經驗，且所有援寮志願軍的兵員，都是以泰國東北部的寮裔泰人，及泰北苗人爲主，因爲前者是越寮共利用支援泰共的走卒，後者又可使泰北苗共減少兵源，都能對泰共發展發生釜底抽薪作用。迄至華府將越戰寄望于巴黎和談，并面對國內一片反越戰之聲，泰國亦適於此時開放民主，造成了曼谷的處士橫議，譴責一面倒向美國的外交，實屬失策，於是，如何改善與北平及河內的關係？也形成了國會辯論的熱門課題。

回溯泰國於一九六九年開放民主時即已掀起了謀求改善與北越關係的呼聲。當時曼谷瀰漫的「平衡外交」氣氛，從學府至國會

註④ 同註①。

，已迫使在大選後仍然執政的他儂政府，亦不得不設法修改其堅持的反共外交，而河內經由國際「紅十字會」所安排的代表團，亦于此時到曼達谷，和泰方談判羈留泰國的越南難民遣回問題。一般多不了解：越共何以一開始便願意和泰國從事此項談判？且不惜讓其已成爲侵泰先頭部隊的四萬難民回國？殊不知它是另有統戰陰謀。

由于此時泰國反對美軍基地的言論已經抬頭，河內在接回被泰國視爲心腹之患的越南難民兩百多名抵越之際，即突然以美機轟炸河內海防爲藉口，再關閉了接運以至繼續談判之門^⑤。由于美機都是來自泰國基地，這便等于是助長泰國要求拆除美軍基地，以便換取河內友誼的呼聲，也表示了它所強調的：祇要曼谷不再協同美軍與它爲敵，它即可履行不再支援泰共的諾言——對泰國最擔憂的越南難民問題，亦不難迎刃而解，此項統戰在泰國所發生的影響，一直延展到越棉變色前後，諸如曼谷制止泰國基地美軍運送武器彈藥至越棉戰場，及其後片面限定駐泰國美軍必須全部撤離，都是爲了滿足河內的願望。

四 河內和曼谷的懸案

自一九七五年金邊西貢相繼被共軍席捲，由越共一手卵翼的寮國「人民革命黨」領袖亦已掌握了寮國政柄，一般都認爲越共所策劃的印支赤色聯邦即將實現，泰國便是下一張倒下的骨牌。當時風雨飄搖的曼谷民主政府，在左翼學生所興起的學潮沖激下，雖不惜觸怒華府迫使美軍基地全部撤除，及竭盡力量討好赤色鄰邦，無奈河內及其控制下的永珍，不僅在口頭上公然宣稱支援泰共擴大叛亂奪權，且不斷在湄公河上直接出兵挑釁，造成邊界烽火頻仍，而泰共武裝的到處蠢動，與赤色學潮暴亂的泛濫，亦有跡象顯示多半是越寮共在幕後就近支援所致。

據當時投奔自由的寮共軍官透露：越寮共已策定了「解放」泰國東北部十六府的計劃，以寮邊的基地擴大訓練裝備泰共武裝，于奪取到此一區域後即建立赤色政權與曼谷分庭抗禮，並加入「印支聯邦」^⑥，作河內的附庸，同時寮國學生團體亦指稱泰國東北部十六府原屬寮疆，要求曼谷歸還失地，更造成了泰國人心震撼，其間又以南越淪陷時，西貢政府的軍官曾駕駛飛機或艦艇，逃入泰境。河內則嚴厲警告曼谷必須將這批機艦扣留歸還，但以降落或停泊在美軍烏達堡海空基地的，華府都已宣佈收回運走，泰國政府所扣留的部份，河內不但拒不接受，并強迫曼谷必須將美方已經運走者全部交還，致使泰越關係，更形惡化。

自前年起，河內雖已對「東協」各國開始改變態度，并於聲明願與所有自由鄰邦和平共存的同时，派遣代表團訪問各國，分別開拓了貿易外交關係，惟對距離最近的泰國，不僅排在代表團訪問行程的殿後，且在泰國外長披猜親訪河內後，對建交談判仍然是

註⑤ 同註②。

註⑥ 「法新社」曼谷電，一九七六、九、八。

橫生枝節，且仍堅持向曼谷索回全部機艦的要求。至上年底，由于泰國對共產國家堅持強硬政策的他寧內閣已被推翻，繼掌政權的克良薩，不僅宣佈願與共產鄰邦改善關係，且獲得金邊表示好感，並透露將有北平之行，所以河內也不得不迅即與曼谷建交，但仍未放棄索回全部機艦。

誰能料想到越共總理范文同此次訪問「東協」國家，居然以泰國為首站，如此移樽就教，難免使泰方受寵若驚，尤其重要的是范在聯合公報中及記者會上所作的各項承諾，都是泰方久已求之而不能得的願望，無怪乎一般人都不敢相信。

五 范文同訪泰所作的承諾

范文同于今年九月六日官式訪問泰國，其隨員共計卅五人，可見在預定訪問的五天之中，雙方談判問題的廣泛複雜。正如泰國總理克良薩在國宴席上所指出的，這是兩國關係的新紀元，^⑦但他對范所提簽訂友好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曾予斷然拒絕；對於擴大「東協」組織範圍，及將中立和平區域加上獨立，以便越寮等所有東南亞國家一併參加，克良薩又巧妙地表示願將此項獻議向「東協」大會轉達，並聲明「東協」一向的決定，都是以全體同意為依歸。

雖然如此，雙方在結束訪問時的聯合公報中，仍然達成了以下各項協議：

- (一) 越南釋放卅名被捕的泰國漁民及兩艘拖網漁船，泰國亦將釋放兩名襲擊泰境美軍機場之北越俘虜，及在海上失事而由泰方俘獲之兩名援助泰共之越共特務及船伙。
- (二) 河內不再索討西貢軍人逃亡時駕駛至泰國的機艦。
- (三) 對五十年代初期逃入泰國的越南難民，其遣返程序，由六名泰國代表及八名越南代表組成的委員會，負責商討實施，定十月十六日開始集會。
- (四) 雙方將在電子通訊、郵政、農、漁、商業和經濟等各方面從事合作。^⑧

更重要的，是范文同在離泰前的記者招待會上宣稱：保證不再支援泰國叛亂份子的反政府暴力活動。當記者進一步向他追問：「此是否意味越南政府、人民和黨，都不會支持泰共的任何游擊活動」？他的答覆是：「我要清楚地再次表明：正是如此」。^⑨這已表明越共向泰國所作的不再支援泰共叛亂諾言，比中共所謂的：「政府與政府間的友好，並不能影響共黨與共黨之間的國際義務

註⑦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八、九、九、一版。

註⑧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八、九、八、二版。

註⑨ 「路透社」曼谷電、一九七八、九、十。

」，更加斬釘截鐵而毫不含糊。這不能不使泰國官民感到喜出望外。

范文同的訪泰之行，在泰國方面，可以說是企望和越共談商解決的多年懸案，幾乎都已迎刃而解——至少都已打開了解決之門，祇有詳細辦法需要進一步協商，尤其是越共放棄繼續支援泰共叛亂所作的承諾，更為泰國上下所歡迎。而在另一方面，范在告別時，並未因泰方拒簽互不侵犯協定，及婉拒擴大「東協」範圍，而心存芥蒂，他所表示的乃是賓主盡歡，大有不虛此行之慨。

不過共黨國家所訂的條約，祇在東縛對方，至於口頭承諾，更可隨時背信食言。因此，「曼谷郵報」對范文同所作不再支援泰共的保證，深表懷疑，認為他的諾言能否化為行動，祇有讓時間來作證。泰國參謀總長查隆將軍則明白指出：河內對泰共的支援能否由范的保證而停止，將由「內部安全行動指揮處」提出確實的答案。^⑩此外，曼谷各方面對於此種承諾，亦大為表示置疑。

然而到十月上旬，河內即已釋放被捕的泰國卅名漁民，及其拖網船兩艘；至十二日，八名出席難民遣回談判的越共代表，亦如期抵達曼谷。泰國政府也釋放了被囚的五名越共人員，且其中一名越共特工人員拒絕回國，要求在自由國家定居，亦被強制遣回。^⑪由此可見河內對范文同在泰國所作的承諾，已經有了履行的開端。至于羈留泰國的越南難民能否全部遣回？停止支援泰共叛亂可否由諾言變為實際行動？以及今後的泰越關係將會如何發展？其答案都祇有從河內當前的外策，和它不能不改善對泰關係的背景等方面去探求。

六 河內改善對泰關係的背景

誠然，形成河內不得不改善與泰國關係的背景，主要的在於越棉共邊境戰爭日亟，中共又藉護僑口實，在雙方邊境全線部署重兵，進行挑釁，迫使河內祇有在南面一隅和「東協」國家達成暫時的和平相處，而隔河相望的泰國，又為此項策略的首要目標。其實自寮共政權已成為河內的分支後，寮國的防務必須依賴越共出兵承擔，且寮國為防阻反共與反北越傀儡等勢力，更須取得泰國在邊防上的合作，何況沒有海口的寮國，所有進出口物資必須仰賴泰國轉口，否則便成了涸轍之魚。

越寮共對泰國態度的轉變，並不自上年十二月越泰建交後開始。當一九七六年十月曼谷軍人政變，由「變政團」所擁出的他寧政府，對寮、棉共在邊區的挑釁，即採取以牙還牙，及堅決反共與對共產國家談判決不讓步的立場。泰國當時雖有部份左翼學生及政客逃亡入寮，并由越、俄、寮共合夥給予訓練裝備後，再經寮共部隊以突擊方式送回泰境，以擴大泰共叛亂。曼谷的對策，則為在邊境給予寮國反共武裝以各種便利，對逃入泰境的寮人，將眷屬送入難民營，再隻身回寮參加反共義軍都在所不禁。至于永珍河

註⑩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八、九、十三、二版。

註⑪ 「法新社」、「路透社」曼谷電、一九七八、十、十一。

內所指寮國「叛軍」曾取得泰美聯合補給支援的說法，雖然無法證實，但在泰共一旦取得越寮共的源源支補下，亦未始沒有此種可能。^②

其次，泰國邊境的寮裔泰人、苗人，先前雖受共黨利用，但自寮國變色後，眼看到一水之隔的族人，備受暴政的酷虐，在唯恐本身亦難免淪入地獄的情況下，反而願意協助泰國軍警防阻共黨入侵，并從而編組邊區民防部隊，大有進而支援寮境反共義軍之勢。再者，永珍在泰國對它全線封鎖下，除石油供應斷絕，完全倚賴汽車、汽船的全國交通頓告癱瘓而外，連菜市的蔬菜肉類亦均告短缺，以致河內控制下的寮共政權，不得不迅即向泰國化干戈為玉帛。

其實寮泰關係的改善，不過是河內企圖與曼谷建交的前奏。祇因當時他寧政府反共外策旗幟鮮明，堅持「與共產國家談判，讓步即為示弱」的原則。其外長披猜雖曾應邀訪問河內，但終于無功而還，原因亦即在此。至上年十月曼谷軍人再度政變，由克良薩接掌政權後，河內即于十二月與曼谷完成建交，這固然是由于泰國新政府已改採彈性外交，並以改善與政制不同的鄰邦關係為優先，使河內正好見風轉舵，不過此外尚另有更重要的背景。

七 河內要突破北平的包圍

經過卅多年長期戰爭的北越，在席捲南越後，從金甌到諒山固已達成一統，并曾接收大批美軍遺留下的武器和工業設備物資；然而仍是田園寥落，廬舍為墟，遍地哀鴻，瘡痍滿目。如何達成復員建設以恢復經濟繁榮，比戰爭尤為困難艱鉅，所需的龐大資金與技術，便祇有爭取外援。而美國所留下的工業設備，也寄望于美日等自由國家的技術來修復使用。

北平與河內的親暱關係，自西貢變色後，日益轉入低潮，而棉越共的邊境戰爭，亦更加公開化。中共對棉共在泰國邊境的不斷挑釁，早就自告奮勇作為調人，祇以曼谷與金邊均無妥協餘地，使它的調解工作未能成功，不過它仍然是鏗而不捨。迄至克良薩取得政權，改採彈性外策，金邊電台立即由一向對曼谷的冷嘲熱諷的語氣，轉變為友好捧場的報導，北平亦邀請克良薩前往訪問，并經這位泰國新首相欣然接受，顯示中共致力結束棉泰邊境衝突，以便集中兵力進行棉越戰爭的企圖，即可得逞。

正當鄧小平在北平向克氏宣佈即將應邀訪泰報聘之際，棉共與泰國亦由兩國外交當軸的互訪，獲致了化解邊境衝突的諒解。而此一期間，越棉邊境的衝突既已迅速升高為相當規模的戰局，北平又以護僑為藉口，使它與越共的關係惡化到了戰爭邊緣。同時，華國鋒在「人大」的外交報告中，聲言即將與「東協」國家全面建交，李先念訪菲時，又宣稱支持「東協」中立化的構想，黃華更透露北平志在與「亞西安」五國結成「反霸」陣線，使河內了然于北平正在爭取東南亞自由國家以陷它于孤立，而泰國又為中共爭

註② 「泰國當前外交政策的評估」、本刊、十七卷、七期、拙著。

取的首要目標。所以范文同的「東協」國家之行，即以泰國爲首站，在時間上，又搶在鄧小平之前；以便在消極方面，使各國不致被北平納入其反霸陣線；在積極方面，爭取各國友誼爲形成對北平金邊的反包圍奠基。

八 結論

此次范文同在曼谷所作的承諾，都在適應泰方多年來的要求。他本人亦不因克良薩斷然拒絕簽訂友好互不侵犯條約及擴大「東協」組織等建議而耿耿于懷，可見他此行的任務，乃以爭取各國不致倒向北平爲第一優先。因此，一般預料他對泰國所作的承諾，可能會有某種程度的兌現。

誠然，斷絕對泰共的支援，無異表示河內爲了爭取曼谷政府的暫時友誼，不惜放棄它多年培養泰共奪權的長遠目標，這是任何共產政權不可能作到的；尤其在中共公開表示不放棄對其政權友好國家共黨的國際義務的情況下，河內又豈肯讓泰共完全倒向北平？不過時勢所迫，爲了換取舉足輕重的泰國友誼，及使泰寮雙方互不以其邊境供作對方叛亂勢力的後方，河內便唯有如壯士斷臂，暫時割斷與泰共武裝的關係，而另作他圖。

如果大家了解蘇俄赤化自由國家的策略，是指使各國共黨和平聯合奪權——從選舉與議會中進行鬥爭。前此泰國由左翼學生所掀起的民主學潮，很迅速地便推翻了擁有廿萬武裝部隊的他儂政府，幾使曼谷政權變色，這便是親俄派泰共的絕招，使進行了武裝叛亂廿餘年的毛派泰共，亦感到自愧不如。如今已一面倒向莫斯科的河內，在即將開放民主的泰國，又何妨囑使泰共捨棄武裝，而轉向親俄派的和平奪權路線。

至于越南難民回國的談判，河內亦將作選擇性的接受。因爲在四萬難民之中儘管不少人一向傾心河內，但在越南變色後，由逃泰難民口中及西方報導所揭露的越共殘酷統治，及人民所遭受的慘痛，使他們未必都願意從天堂進入地獄。因此，在這些難民之中，除志願留泰，及在泰出生而自然擁有泰籍者之外，其回越的人數不會太多，河內可能予以接納。

基於以上分析，一般認爲在可預見的未來，泰越關係，將形成有限度的改善。

註 03 「中共向東協伸展勢力的評估」、本刊、十七卷、十一期、拙著。